

春秋左傳正義

十八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

邾小國也任城亢父

縣有邾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

秋九月庚辰苾子審卒

共平也成二年大夫

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且獻子書勞于廟

禮也

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

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

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疏

注書勲至詳之正義曰其書勞與策勲一也周禮王功曰勲

事功曰勞對則勲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勲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

策勲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

乃不書至耳所一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勲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勲策勲飲

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

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

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摠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



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
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
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
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
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
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夏邦亂分

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
師不滿二千五

百人傳**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
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

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載用
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
其國

邑不有**疏**注魯師至言之
正義曰莊八年師及齊師
圍邾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將

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邾而不得言師也傳
師者師是衆人之摠名雖少亦通言之**注不用至曰取**

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成六年取郟傳曰言
易也昭四年取郟傳曰言易也昔亂著丘公立而不推

郟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與此四發取例
傳皆云言易也取郟之下又發凡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

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凡例也若用而
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取也凡例克

邑邦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乘其衰亂或受
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播言

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邦以師徒郟叛而來根牟東夷鄭
附庸國名各不同故也邦為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

之**注敵人至曰滅**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
取止見難易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

曰取此取邾邾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傳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

是也**注謂勝至其地**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
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為已有故云勝其

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此之類謂之為入國邑雙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卻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死盡齊相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荀罃士魴卒晉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使士

荀偃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荀偃之荀今將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

朱本正義二十二

三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

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藥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

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

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

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

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

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

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

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

與疏晉侯至禮也正義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

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

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一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為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也 詩曰至善也 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詩曰至讓也 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 楚子疾告在上獨以我為賢自云己賢是不讓也

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鄆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

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

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

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

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疏注寃厚至葬埋 正義曰晉語云屯厚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是夜字從夕知是以夕為夜也厚長意

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

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穴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注從先至禰廟 正義曰祭法云諸

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禰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日父死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

也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禮三年喪畢遠祖遞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為禰廟也計昭穆之次昭次入昭廟

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言代為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禰廟 吳侵楚養由基

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

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 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

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非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 **疏**不弔至有定 正義曰詩小雅

節南山之篇

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

於是

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疏

注土功至

為時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

此節以為農事既間故以此時與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此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

至而民事已間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

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與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鄭良霄大

宰石奩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奩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

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

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

不習則增脩德而

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不能脩德與晉

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

一卿謂良霄

使睦而疾楚

以固於晉焉用之

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

使歸而廢

其使

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

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疏

注先

征至征行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王之行謹慎而卜必是禮之大

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

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玄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巡守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蓋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十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徧也 而歲至則行 正義曰禮記云卜筮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則先王然後行巡守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 注不習謂卜不吉正義曰其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上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止鄭至用之 正義曰貴者多則勢相偏今止鄭一卿於楚以除其國內相偏之患位不偏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以牢固事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霄留之於楚 使歸至愈乎 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為差此亦當為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為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

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

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疏

注

老至鄭地 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為介於例唯征戰重兵詳內略外魯帥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為介而晉為盟主亦列之於會魯幣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也秦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惰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六也在會惰慢未是大尤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以督率諸侯獎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鍾離善道同也

二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

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

義與向同

已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疏

注諸侯至從告二十年甯子疾召悼子曰

正義曰

諸侯之策云云甯殖自為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孫棼父甯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自

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悉非其君自出仲尼尤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此燕伯款出奔齊蔡侯宋出奔楚並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起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於彼不在此也此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為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舊為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為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慶滅鄆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棄位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失地之君不以名為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徐宥

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

為此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 秋楚公子貞帥師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

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 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 執莒公子務

婁在會不書非卿 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此年代魯 將執戎

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苦蓋

蓋苦之別名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蒙冒也

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

腆厚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

今諸

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

職女之由

職主也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詰朝明且不使

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

六已下四

春秋正義卷二十二

十一

舊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

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翦棄

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

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

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

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殺之師

在僖三十

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言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拮之

拮其足也與晉踣之也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

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湯今官

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

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膏焉膏潤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弟君子無信讒言宣

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

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

敬魯使絕所以並書二卿疏注四嶽至燉煌正義曰周語稱堯遭

四嶽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

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

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

嶽為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為四

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

說此事而云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為允姓也其姜姓是

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為侯伯

謂為諸侯之長下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
被苦蓋蒙荆棘 正義曰被苦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

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
注蓋苦之別名 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苦孫炎曰白

蓋茅苦也郭璞曰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為蓋 昔秦至諸
戎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
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被秦逐

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
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

昭傳王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戎故言被
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

實貪其土地而遷之也 譬如至踣之 正義曰角之謂
執其角也倚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吳子諸樊既除喪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
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三

王宗

立季札 札諸樊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

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誰敢奸

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

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

報櫟之役也 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

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

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

而次

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十四

王宗

于棧林

棧林秦地

不獲成焉

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

而駕塞井夷竈

示不反

唯余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

已藥厲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

厲惡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

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

莊子

曰夫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

藥伯吾帥也吾將從

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以從命為待也藥厲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

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軍帥

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却退

欒鍼曰此役也報標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

欒鍼欒廩弟也二位謂廩將下

軍鍼為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

反

鞅士句子

欒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

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欒廩沃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

春秋三義二二

十五

也

臨事情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衛其宮括

不書於向

亦情

書於伐秦攝也

能自攝整從鄭子矯俱濟涇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盈廩之子

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

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

武子欒書廩之父也召公奭聽

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廩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盡之怨實章將
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

復之

為傳二十一年
晉滅欒氏張本

疏

注詩邶至必濟 正義曰此
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

涉深則厲淺則揭釋水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
也以衣涉水為厲絲膝以下為揭絲膝以上為涉絲帶以
上為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
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禪也詩
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渡穆子賦此詩言已志在於必濟
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
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魯叔孫賦匏有苦葉不必將涉矣彼叔向之意取匏有苦葉
為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為義者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
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為義切於取匏有苦

春秋正義二十二

十六

何昇

葉故不從國語而別為此解 不獲成焉 正義曰此役
止為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獲成者凡與師伐
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獲成焉
者正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案傳諸伐國
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
戰也 注欒厲至女也 正義曰欒鍼自以家有二位恥
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 非鞅召之是誣逐士鞅也

子食

勅戒二子
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

服朝服待
命於朝

日旰不召

旰晏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從公
於囿

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

皮冠田獵之冠也既
不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

戚孫文
子邑

孫蒯入使

孫蒯孫文
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為

之辭以為不可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師曹樂人

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

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恐孫蒯不解故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欲先公作亂

并幣於戚幣子也

而入見遠伯玉

曰君之暴虐于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伯玉

對曰君制其言臣敢好之奸猶死也

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

遂行從近關

出懼難作欲速出竟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

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

四月

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

公如鄆鄆衛地

使子行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

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

鄆人執之

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

丁御公

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

子魚使公差禮射不求中

射兩鞫而還

鞫車軌卷者

尹公

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

俱退悔而獨還射丁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貫佗臂

子鮮從公

子鮮公母弟

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

無罪

告宗廟也

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

誣欺也定姜公母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

之二罪也

謂不釋皮冠之比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妾在國故不

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越遠也瘠厚成叔名

若之何

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執事衛諸大夫

曰有君不弔

弔恤也

有臣不敏

敏達也

君不赦宥

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大叔儀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

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

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

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

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

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

春秋正義二十一

十九 吳宥

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

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

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

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

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

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

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為二十六年 衛侯歸傳

疏

注勅戒至宴食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

國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 荅拜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穀右戴鄭立

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 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

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 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勅戒二

子欲共為宴食宴食者間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 注 服朝服 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也諸侯每日視朝其

君與臣皆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為裳禮通謂此服為朝 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

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 注皮冠 至與食 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圃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

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 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

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立云甸田獵也 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為裳是服諸侯視朝之

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異於此也昭十二 年傳又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

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所以怒也 弁帑於戚 正義曰孫子衛朝大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

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弁帑處於戚 從近關 出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立云古者竟上為關以

譏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 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 注公

徒至執之 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郵故郵人 為公執之計孫氏追公徒衆必盛郵人為公可言與之戰

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徒之後乃執 之乎下文方說二子追公豈復是郵人執二子也故杜以

為公徒因敗而散亡鄆人為公執散走者 初尹至貫臂

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

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

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

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注鞫車軛

正義曰說文云鞫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以馬頸者

暴妾使余 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 有臣不敏 正義曰

不敏不達於禮也 余不說初矣 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

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

而反也 狐裘而羔袖 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於羔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一

十一

半天子之軍 成國 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朔知營之長子盈 朔弟也盈生而朔

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

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營 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

卿故新軍無 疏 注成國大國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 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

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 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

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 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

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諸侯五等唯

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

六卿未必不為三軍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

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二十一

易昌

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

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

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過則斥之斥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

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自為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

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人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

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

獻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

路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

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善傳

師曠能因注賞謂宣揚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也問盡言但上之善下則賜之以財故遂以賞為賜

財之號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故知賞謂宣揚也注

謂大至則書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弑其君云

太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注瞽言至風刺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

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鄭眾云無目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

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為歌以風刺非瞽人自為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

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瞽為歌詩之事也注工樂至之辭正義曰儀禮通

謂樂人為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

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以歌誦小別故使工瞽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瞽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

注規正諫誨其君 正義曰規亦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以恩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

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庶人至誹謗 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

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周語厲王虐

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

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也此有士傳言故別云庶人謗為等差耳 注旅陳至貴尚 正義曰

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

旅不行故以旅為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為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為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

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與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

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為求利非欲諫君但觀其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

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 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用五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

能譬喻政事因獻所造之器取喻以諫上即夏書所云工執藝事以諫是也 注逸書至之言 正義曰此在胤征

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

孟春直引道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恒必然也孔安國云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也周禮無道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宜

令之官杜必以為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於道路故以為
行人之官采訪詞謠者與孔宣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以
為杜不見古文以適人為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
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
義非也 注官師至規正 正義曰杜意謂師為長故以
官師為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孔安
國云官眾眾官也更相規闕其意以師為眾杜必知官師
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
為大夫尚書文無所對 故孔云官眾眾官也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後軍以吳為不能而弗做吳人自臯

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二十五

毛傳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

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

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

功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今余命

女環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

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

有疏師保萬民 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為

疏

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放

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是謂良臣為民之師保也 王室至是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

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相之所正也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

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 晉侯問衛故於 上文不言相公不得為賴相公也

中行獻子 問衛逐君當討 否獻子荀偃 對曰不如因而定

之衛有君矣 謂剽 已立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

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重不可移 就撫安之 仲

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

國之道也 仲虺湯 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待 其

昏亂之時 乃伐之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定立 剽 范宣子

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折羽為旌王 者游車之所

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 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疏** 仲虺至道也 正義曰尚書 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安國云弱則兼之闇則攻之 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

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此傳取彼之意而改為之 辭其言非本文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

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旒析羽為旌道車載旒游車載旌 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旒於

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 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

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辨羽是何羽 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

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添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下亦有旒縵據彼諸文言之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翻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為旒縵懸之於干今之旗幟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羽之賤者故以為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徒都郢未有

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來暇故遺言見意

君子謂子囊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

謂前年蓋君為共

將死不忘衛

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所瞻望

疏

行歸于周

正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

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

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

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疏** 及向成盟于劉

良夫卻孳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其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

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檮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注劉采至逆女 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

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為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

公卿書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

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為義也或以為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

也諸侯之要言逆女此與相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

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為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

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

禮不使大夫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 不以大夫決之

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郭 備齊故夏城 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

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周以成十

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打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報二年豹之聘尋十

一年亳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曰子有令聞過也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且見為

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傳言獻子友于疏注

言至其實正義曰間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不官兄且不隱其實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禮疏注官師至非禮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

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洸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桓八年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昏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

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則是因來遂逆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穀梁亦皆直云

過我也此公既行矣唯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知於禮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

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

公子罷戎為右尹蔦為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

從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

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

南子子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

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

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幸詩云嗟我

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

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

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

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

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疏注子馮叔敖從子正義曰案世本為艾獵是

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為艾獵叔敖為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

春秋正義二十三

三十

禮記

轉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真 屈蕩為連尹 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

何以使由基為官廢尹棄能不用豈得為能官人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注詩周

至為急 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嗟嘆言我思得

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故嗟嘆思之 王及至行也 正義曰后妃之志志在輔王求賢

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

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為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其

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注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

周徧者斷章為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為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

王居天位脩行善政則是為能官
鄭尉氏司氏之

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

乘百六十四匹與師莒師慧樂師也莒慧其名二月公孫黑

為質焉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

子武子宣真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

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

言子罕鄭人醢之三人正義曰以文承司能改過夏齊

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

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

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

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為明年會鄭

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

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能治玉者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

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實稽首

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

以請死也

請免死

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

攻之

攻治也

富而後使復其所

得富

疏

不若人有其實

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其玉是我與女二人各有其實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

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范氏之族狗娶於晉范氏與入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

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疏

注踰月而葬速

正義曰四年七月夫人妣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纜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

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泲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泲水

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

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 疏注不書至故也 正義曰傳於會泲梁之下晉侯與諸侯

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於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為

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 注諸大至可知 正義曰公羊以為泲梁之盟君若贅旒然穀梁

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為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其

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為說言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

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 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

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雞澤之會

文隔袞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以可知故也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

師非禮也 疏注邾莒至禮也 正義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

鄙是邾莒二國數侵伐魯也凡例云君不道於其民則稱人以執知此二國君又皆無道於民故稱人以執之也諸

侯不得相治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故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 夏公至自會無傳五

月甲子地震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

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疏**注

偃至在下正義曰春秋之例征伐則主兵者為先雖大夫為將諸侯從之亦以主兵為先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是其事也但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退荀偃於下所以特見

此義故發傳云為夷故也宋太於衛稱人而在衛下宋使大夫為將故也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

舌肸為傳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

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

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

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敬言

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

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

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且曰通齊楚

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晉侯與

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晉侯與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使各從義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

齊有二心故

荀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歸

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

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

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

同討不庭

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

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

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穆叔從公

從公歸齊

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

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棧

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棧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藥

廡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

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

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不告

復伐許而還

許未遷故

秋齊侯圍成

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

孟孺

子速徼之

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

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隘道

疏

羊羔貯為

傳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士溼濁為大傅此代士溼濁亦當為大傅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注云大

傅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溼濁以大

夫居之今此復代溼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叔

向為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為傅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

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高下而兼攝之也而

衛冀隆不達此意以士溼濁叔向等皆為卿故為大傅若

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位妄以難社於義非也注齊有

二心故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

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劉炫云歌詩不

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注

齊為至從者正義曰荀偃不言齊有異志而云諸侯有異

志故解之以高厚若此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摠疑諸侯

有異志不獨疑齊故高厚雖逃猶自諸國共盟也注夷平

至鄭伯正義曰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於外則

依實而言於魯則言不以實不實者魯國大小是宋衛之

匹其常會序列當在宋下衛上及其書策皆云公會某侯

雖會霸主亦魯在其上大夫出會魯亦在先如此者客主

之言所以為文其言固當有異耳以主客之故先魯而後

他國魯非實在先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而魯卿每會

公侯春秋無譏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也杜云體

例已舉據用魯史成文是春秋無譏既常不譏無以示可

否之義故於此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

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

來從之故杜
言後至也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

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

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

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瓜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

所上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

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

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勻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

也注禘祀至吉祭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持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如

被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為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此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圻正義曰此詩小雅篇刺宣王也云圻父予王之瓜牙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云我乃王之瓜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

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下畝而敗之時也注鳩集也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

聚亦集之義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

宣公也 **疏** 注宣公也四同盟正義曰經不書葬故詳四同盟言其謚輕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打

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澳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打之盟

又不數澳梁故為四劉炫以為杜氏誤非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

師伐曹買石稷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排虛 九月大雩無傳

書 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 **疏**

四十二 春秋正義二十一 三十八 二十三

注暴亂至來告正義曰傳說此事文在冬下知其實以冬出經書在秋故知追以秋告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

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

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

也司徒印陳大夫卑宋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

之詢罵也 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

曹取重丘

孫蒯不書非婦

曹人愬于晉

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疏

傳親逐至為厲

正義曰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為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為厲者父為惡首故以惡鬼罵

之 注孫蒯不書非卿

正義曰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杜為此注者蘇

氏云孫氏世為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可事由孫蒯故決之

齊人以其

未得志于我故

前年圍成辟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邑

師自陽關逆臧

孫至于旅松

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郚叔紇

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春秋正義二十一

三十九

駢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去之

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風沙

衛唁之且曰無死

使無自殺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

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

抉其傷而死

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疏

君賜

不終 正義曰來唁是君之恩賜使賤者唁是為惠不終也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

義望已是不終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齊未得志於魯

故邾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臣閱之弟臯比閱之

子弱侵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

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左師懼曰老

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幽吳曰界余而大壁界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

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

門必騁惡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

狗而不如蓋之正義曰服虔云蓋覆蓋蓋之言左師

驚走疏無鷹鷂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此未必然

正是左師諱國惡恥聞於外故蓋之耳非是畏華臣也

為已短策正義曰服虔云策馬捶也台為短策過華臣

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宋皇國父為大

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子罕

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哲實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子罕聞之親執扑扑以

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

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

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

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傳善子罕分謗疏注闔謂門戶閉塞正義曰月令仲春脩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箬曰扇

是闔為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齊晏相子卒晏嬰父也晏嬰女鹿

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冑前麤三升布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

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食粥南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

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

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

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者疏注斬不至升布正義曰喪服斬

不緝不緹也謂斬布用之不緹其端也衰用布為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冑前也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

布八十縷為升然則傳以三升之布布之最麤故謂之麤也以麤布為衰而斬之故以麤縗斬為文之次苴經帶

杖菅屨正義曰喪服云苴經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為絞帶也若要帶則謂之經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

皆曰經喪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黃者也苴杖竹杖也絞帶者繩帶也馬融云黃者泉實泉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

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鄭玄士喪禮注云苴麻者其貌苴服重者尚麤惡喪服及此傳經帶杖三者皆在苴下言其色

菅苴也經帶用麻杖用竹麻竹雖異而其苴則同故三者共
蒙苴也鄭立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此言經者謂首經也凡
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麤惡耳其表與
經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為立其名衰之言摧也經之言實
也明孝子之心實摧痛故制此服立此名也衰當心經在
首獨立名於心首者心是發哀之主首是四體所先故制
服以表之要經之下又有絞帶要經殺首經五分之一絞
帶殺要經亦然雖大小有三等而同用苴麻喪服杖在帶
上此傳杖在帶下者喪服具明其服故杖在上然後言絞
帶冠繩纓此傳略言其禮欲明帶與經俱用麻故杖在帶
下喪服傳云菅屨者菅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故杜注云草
屨也 注此禮至正文 正義曰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
云居倚廬寢苦枕由歎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與
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然枕由者
乃是禮記及喪服傳耳亦非喪服正文杜意言古禮未必
無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苦者鄭立云倚木為廬在中門

外東方北戶苦編稟也此初喪為然其既虞之後則每事
有變具於禮文鄭立云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
升之一知者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十二斤百
九十二兩一升十九兩二分少八分未充二十兩更取一
升分作百九十二分二十四分取一得八分添前十九兩
二分是為二十兩也 注時之至譏之 正義曰雜記云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
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
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所記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
之老亦譏晏子所為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為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
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為失故據時所行而譏
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
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注晏子至家老 正

義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
泣之哀齊斬之情鱣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

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己是而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為此說鄭玄注雜記引此傳言晏子云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喪服服布麤衰斬衰三升義服斬衰三升半為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鄭注雜記云士為父斬衰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言縷之精麤如三升半成布而縷三升故云麤衰在齊斬之間鄭又云士為母衰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衰六升縷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為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士有異故為此解非杜義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

晉秋齊師伐我北鄙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冬十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

注禮當至同盟正

義曰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男加一等葬之以侯禮此

曹是伯爵與許男同當葬以公禮也彼許男之卒不書于師此言卒于師者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例所存也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為三劉炫以杜為誤非也

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魯接故曰始夏晉

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春秋正義二十二

四十四

且

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

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

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

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

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雙玉曰鼓而禱曰齊環

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北背盟

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

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

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

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御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

里故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春秋正義二十二

四十五

毛俊

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

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

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

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實

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

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

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

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

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

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

春秋正義卷三十一

四十六

七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

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

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大中央顧

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

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

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

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

絳藥盈以下軍克邾藥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

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

周伐雍門之菽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

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楛木名己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

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櫪也闔門扇也數其

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

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將退地無久攻意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

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

水出東莞蓋縣疏注彪晉至末臣正義曰王制云五

至下邳入泗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己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為重義諸侯之

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未臣謙卑之意耳 注平陰至書圍 正義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地形猶在杜觀其跡而

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於門外作塹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

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陽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

諸平陰為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

而守之則是被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為圍而規杜氏非也 注脰頸也 正義曰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

鳴者又曰大體短脰數目顧脰公羊傳稱宋萬搏閔公絕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為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 乃弛

弓 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欲專 權 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四十八

三

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 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

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

死不從禮 不能承先君之業死 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

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 謂己未嘗 統師自出 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

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

晉臣請嘗之 嘗試其 難易也 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

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入保守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鱓縣北鄭地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旗然水出

為進退之備旗然水出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春秋正義二十一

四十九

吳省

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

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

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泄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

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

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

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辜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

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

時地利不如人和 **疏** 甚雨及之 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此

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

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闐闐八方

之風風別先有音曲撏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

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

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與杜八風義

違非杜義也 多死聲 正義曰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

故聲多死 注歲在至西北 正義曰歲星右行於天大

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

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姬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

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注言天至人和

正義曰孟子云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王五十八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五十一 三

圍齊之諸侯也祝 柯縣今屬濟南郡 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 公至自

伐齊 無 疏 公至自伐齊 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 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 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其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 故以伐致案傳攻平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 齊不得如公羊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 者加兵之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 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 十九年言至自圍 取邾田自漵水 取邾田以漵水為 許史異辭無義例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 無 合鄉縣西南經魯國 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

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疏

注世子至同盟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

正義曰環以成

七年自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打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為杜誤非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詳錄所至及還者善

得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

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

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

柯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春秋卷二十二

五十一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

大母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十

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

漵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如鞏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疽惡創濟

河及著雍病日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

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

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

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藥懷子

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藥盈乃復撫之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

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

待晉藥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藥

魴藥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

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

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舟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

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疏注邾田至邾田正義曰邾在魯

南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水為界取邾漵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

邾人取以為己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漸水何以漸為竟也何言乎以漸為竟漸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漸水為竟漸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為說言刺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注荀偃至之先 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雖主說昏幣但經傳所言束帛束錦者其束多少皆與彼同故云五匹為束也吳子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鼎於魯魯人因以其人名之謂之吳壽夢之鼎今以此鼎賄荀偃也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謂以璧為馬先也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謂以韋為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為邑之先也皆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可執

五十四 春秋正義二十一 五十二 孫新

馬可牽行皆輕於鼎故璧馬為鼎之先以輕先重非以賤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 痺疽生瘍於頭 正義曰

說文云痺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痺疽惡創略言其病

創耳 百穀 正義曰穀之種類多言百舉成數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

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鑄鐘聲 應林鐘因以為名 臧

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天子

銘德不 諸侯言時計功 舉得時動有 大夫稱伐 銘功 功則可銘也 其

功伐 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 計功則借人也 夫故

借晉 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 力也

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

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

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

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

也為城西郭疏注林鐘至為名正義日月令季夏律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執儀賈逵

云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聲而百

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鐘鐘聲應律遂以律名鐘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為名稱伐則

四十五 春秋正義卷二十二 五十四 孫新

下等也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

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為下等不足為功美也齊侯娶

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

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駸皆二姬母諸子仲子戎子

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

之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仲子曰不可

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

謂光已有諸侯之尊

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

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

廢而徙之東鄙

使高厚

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

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終言之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無黥刑之刑

雖有刑不在朝

市

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

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

太子光也

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光謂衛教公易

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

也

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疏

注終言之

正義曰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

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知傳終言之注無黥刑之刑

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

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刑也三等之刑墨輕刑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

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黥黥墨為一故依尚書言黥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為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

若與男子俱受黥刑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

男子乎注禮之至君命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

辭也何善爾大夫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

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也
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
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
奈何宜殫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於四月丁未
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

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蟻見諸侯師而勸之

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

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

也周禮巾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周宮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非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為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蟻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錫皆舉其摠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自以就數為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之夏篆夏纁不應謂之為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摠名也若受之於君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為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纁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土人獻工大師則為之洗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為之洗尊之也彼尊君賜樂謂工師為大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為大路其意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為短案周禮天子衮冕上公亦稱衮冕天子析羽為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灑藍齊地

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

之為政也專

專權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

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

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以自守也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亦以國討為文

子然子孔

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

士子孔圭嬀之子也

宋子

圭嬖皆鄭穆公妾
士子孔子良父
圭嬖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也亞次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

四年魯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司徒孔實

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三室如一

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子

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齊慶封圍

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

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

納師因其會食二醢衛于軍見衛至乃登正義

達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

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為齊侯號衛衛慙而下

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

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

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

春秋正義卷二十二 五十八 吳志

取者或有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讎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

夜純納師正義曰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懸繩納師城西郭懼齊也前

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日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故穆

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

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

救助叔向曰盼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

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疏

注四章至救助 正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

意在五章而并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詩注云極至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

惡子石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廢猶拔也必不有其宗

為二十八年 疏 注廢猶拔也 正義曰廢者倒也樹倒石惡出奔傳 必拔根故云廢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

為德之本於父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己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

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于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疏注稱弟明無罪也正義

曰傳言非其罪也則無罪之文明矣而云稱弟明無罪者賈逵以為稱名罪其偏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子孟莊于會莒人盟于

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三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

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疏盟于至故也正義

曰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為此會傳解其為盟之意故云齊成也邾人驟至以諸

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

同謀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

故

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為

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

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准公子變求

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

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眾陳侯之弟

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

春秋正義卷二十二

六十一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

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年陳殺二慶傳疏注稱弟至二慶正義曰稱弟者止為罪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

耳稱弟不為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

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

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

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

以卒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

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

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

有臺

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

去所曰臣不堪也

去所

疏

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其有

矣者謂言魚有鱗鱗鱗鱗并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

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

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

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掩惡名

若能掩

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

餒餓也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為二

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

以漆間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叛適

魯而言來奔

疏

注二邑至之辭正義曰杜解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

不審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者並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閭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為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等皆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為文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為三叛人明其亦是夏公至自晉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

能防閑其母以取疏注盈不至罪之正義曰宣十年奔亡稱名罪之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文八年

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為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為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廐

為閑則閑是攔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闕然論九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母也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

八年伐齊之師瀨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

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

之邑使食漆間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

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

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

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

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

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

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今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

出於此則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善亦在此

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當須信已誠至

其非鄉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

其人書則惡名疏注計公至一人正義曰杜以姑為父之女昆弟姊是己之女昆故計公

之年以為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姊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

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大子公衡為質於楚及

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

劉以為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子壽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盍為何不也注給其至之人正義曰昭七

年傳曰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自阜至牧有八等也其次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八

等之人軌度至得也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為得驗也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

也夏書至念也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得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

也謂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今可施於

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已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

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為義

故與尚書本文稍殊庶其非鄉也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莒之徒小國不合有鄉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其

卿大夫七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略於滕薛也諸侯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固無所疑其摠名亦曰大夫也故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照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吳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故不書也命者謂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則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鄆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唯曹之公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也邾卑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歸必書紀裂縵來逆其傳曰

春秋正義卷二十一

六十六

許詠

卿為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為夷華耦具官君子貴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為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為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於經皆為禮不備故庶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

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

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斤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夏

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

叔豫

叔豫叔時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教微而貴臣強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

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繭絲衣

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

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

言無

疾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疏

注繭絲衣

正義曰玉藻曰纁為繭緼為袍鄭立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纁謂今之新絲緼謂今纁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別

名謂新絲著袍故云絲衣也置冰牀下使有寒氣其上加絲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藥相子娶

於范宣子生懷子

相子藥厲懷子盈也

范鞅以其亡也

怨藥氏

十四年藥厲強逐范鞅使奔秦

故與藥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相子卒藥祁與其老州賔通

藥祁相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幾亡室矣

言亂甚

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

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

相主藥厲

曰吾父逐

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

又

與吾同官而專之

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

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

不言范鞅為之徵

證其有此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

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

下軍佐

宣

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著晉邑在外易逐

秋藥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

邠師申書羊舌虎叔罷

十子皆晉大夫藥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

囚

伯華叔向籍偃

籍偃上軍司馬

人謂叔向曰子離於

罪其為不知乎

譏其受囚而不能去

叔向曰與其死亡

春秋正義二十二

六十八

王宗

若何

言雖囚何若於死亡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

也

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

亦是庚矣

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

樂王鮒晉大夫樂栢子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

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原

室老聞之曰樂

王鮒言於君無不行

其言皆得行

求救吾子吾子

不許

謂不應出不拜

祁大夫所不能也

不能動君

而曰必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詩曰：有覺其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

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

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

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

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

賴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逸書暮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

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謀鮮過有暮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

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相宮三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

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

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初叔向之

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

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

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

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

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

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藥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

人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

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

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

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

國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

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

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

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

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

使候出諸輶輳

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輶輳關在緱氏縣東南

疏

以范至政矣

正義曰相是鬻之謚大夫稱主誣欒盈言盈以范氏為死相主道范氏之意以相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欒氏而

專晉國之政矣 秋欒至叔羆 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欒盈出奔之後宣子始殺十子也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

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也欒氏之

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

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欒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為之作難討范氏不

春秋正義二十一

十一

方忠

克而死然則欒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欒盈此傳先言欒盈後言其黨耳非是

欒盈既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遂逐之則是就著逐欒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欒盈者曲沃是欒氏之采邑

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 優哉游哉 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

同者蓋師讀有異 有覺至順之 正義曰此詩大雅抑之篇 惠我至保之 正義曰此詩周頌烈文之篇 注

逸書至安之 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則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

墓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蘇頌而禹興 正義曰尚書稱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

得舜而徵用之歷試三年乃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始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名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是言舜初

與刑而連引四罪名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是言舜初

被徵用先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殛而禹興信三十三年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皆言誅鯀乃舉禹而鄭玄注尚書以為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既違經傳之文且復於理不當故王肅難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使父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注大甲至大德 正義曰大甲湯孫世本紀文也書序云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是大甲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

注大君謂天王 正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天王也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為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 注尉氏討姦之官 正義曰歸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為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 使司至氏者 正義曰周官司

未收正義二十二

二十二

卷

寇掌詰姦隱刑暴亂當使司寇而此云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始來使司寇刑之耳

見公會於商任錮藥氏也 禁錮藥盈使 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

經也禮政之輿也 政須禮 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

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為二十五年齊 弒光二十六年

衛弒 會朝至亂也 正義曰經訓常也法也會以訓 剽傳 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為禮之常

法也政待禮而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

之所守也急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是失政也
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皆大夫

藥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

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

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亦子

之勇也言子待之如藥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

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春秋正義卷二十三

十三

沈彥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門之役

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

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疏注四子晉大夫正義曰國語陽

畢對公公許諾盡逐羣賊謂此也子為至勇也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為彼藥氏待遇其人如藥氏彼荷子

之恩乃亦為子之勇矣識其枚數正義曰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闔枚謂馬櫪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

數枚謂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

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

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敬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

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

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

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疏注公頻至不書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

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為御叔傲使不

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

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

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為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注武仲至之聖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立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是聖者通識之名時

入見其多知故以聖入言之非為武仲實是大聖人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注古者至用教正義曰

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立

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立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

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為己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己而貢之故以重賦為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夏晉

入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

宮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

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

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

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

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

於是乎有蕭魚之役

在十年謂我敝邑邇在

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晉鄭同姓故而何敢

差池

差池不齊一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地

所重之以宗器

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

以受齊盟

齊同

遂

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正朝

貳於楚者

子侯石孟歸而討之

石孟石鼻

溴梁之明年

溴梁在十

六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於嘗酎

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

與執燔焉助祭聞二

年間君將靖東夏

謂二十年澶淵盟

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

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今之無常國家罷病不

虞荐至

荐仍也

無日不惕豈敢忘職

惕懼也

大

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言自將往

不須來召

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

口實但有其言而已

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

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

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疏

注少正鄭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

產為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 注朝正 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

以至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 注酒之至嘗

酌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耐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耐謂見

於夏祭故云與執膳焉謂祭未受胙肉也 注口實至而已 正義曰但有嚮貴之言實於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謹

也 秋藥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錮藥氏之命 今納藥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

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

也弗能久矣 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

有疾歸邑于公 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 段子石黑

而使黜官薄祭 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殷以少

牢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

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

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

義取慎法疏注四時至盛也 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

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

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

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道奠用

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

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

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為大祭

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也 詩曰至有焉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

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貧是

戒不虞也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

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今

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今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

御士御王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

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

君命罪王遂殺子南於朝輶觀起於四竟輶

裂以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徙

命取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三日棄

春秋正義一十二

七十九

張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

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遂

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復使遠子馮為令

尹公子齏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有

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

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

辟遠子不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曰子

欲與語

叔家見之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

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

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

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

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

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斥已不然請止不止

相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二月鄭游

販將如晉游販公孫薑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

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

大叔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

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

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計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

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疏注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氏

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為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非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

